

#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杨雨蕾

(浙江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关键词〕江南; 区域史; 对外关系史; 全球史; 回顾

##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Jiangnan Foreign Relations

Yang Yule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terms of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Jiangnan area,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there are two deficiencies regarding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Jiangnan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One is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history of Jiangnan foreign relations including overseas trade in Song-Yuan and Ming-Qing China, Jiangnan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such as book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Western Learning flowing toward the East, etc. have been constrained to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rather than being extended to the discussion of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itself. The other is that most scholars whose research interest is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rogress of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refore, from the angle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n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would be improved furthermor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impact of Jiangnan's foreign trade

〔收稿日期〕2015-05-1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09-30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研究重点项目“差异性于一体化: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与问题”

〔作者简介〕杨雨蕾(http://orcid.org/0000-0002-8249-1370),女,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activities to its socio-economic changes and cultural life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and be explored more deeply. As revealed by the existing study, the opening-up of Jiangnan in the Song Dynasty had been related to adjustments of its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evolved from an enclosed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opened commercial community. In Ming-Qing China, private sea trade in Jiangnan had been prosperous, even when the government banned maritime trade. Meanwhile, Jiangnan was the main supplier of export goods for foreign trade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Ming-Qing maritime prohibition period, as well as had been the ocean-oriented hinterlands of foreign trade port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for a long time. Foreign trade influenced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of Jiangnan so much that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Jiangnan area should not neglect its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sion of global history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discussing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that it is to say the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society should be analyz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ast Asia or the World rather than just limited to traditional China. As we know, Jiangnan had been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regions in China in term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area in Asian trade circle before the Age of Exploration and then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region in the world trade networks after the Exploration. Thu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Jiangnan society, the region should neither be treated exclusively, nor just be limited to China. Researchers should not only detect its local and regional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a, but also observe its cross-cultural and trans-regional cosmopolitan characteristics with regard to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beyond the national boundary. As such, researchers should further explore its historical role in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and how it was connected with other areas in East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and merged into East Asian and world historical courses through tributary system, commercial ports and immigrants. In doing thi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iangnan society could be manifested in East Asian and global contexts.

**Key words:**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global history; review

在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中,中外关系方面的探讨似乎并非重点。陈忠平和唐力行主编的《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只是在“近现代江南地方史”部分列出相关条目,即在“洋务运动前后的江南”下列“对外关系”,“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江南”下列“中外关系”,“国民革命时期的江南”下列“江南地区与中外关系”<sup>[1]</sup>,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外关系的研究仅限于该历史时段。实际上,江南地区濒海,自古就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海上交通;宋元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交往愈趋频繁;到了明清,中外交流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不少研究涉及历史上江南地区的对外关系。本文重点从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两方面回顾国内有关江南地区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江南区域史的研究谈一些看法。

## 一、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

中国的对外贸易自古以来就存在两个方向,即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长期以来,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西北的陆上贸易一直占有优势。隋唐时期,海上贸易虽有显著发展,但陆上贸易依然是重

心,这与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在北方有关。到了宋代,随着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海上贸易日益兴盛,江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也因此迅速发展。这种状况使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

### (一) 宋元时期

关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就有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桑原鹭藏的《蒲寿庚考》以考证蒲寿庚的生平活动为中心,论述了包括贸易港、贸易制度、进出口商品、外商在华活动等方面在内的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sup>[2]</sup>;其《唐宋贸易港研究》主要讨论唐宋贸易港口和市舶制度<sup>[3]</sup>;又如藤田丰八的《宋代的市舶司与市舶条例》较为系统全面地考察了宋代市舶制度的源流、内容以及贸易港、市舶司的演变<sup>[4]</sup>;等等。这些著作均涉及两浙地区市舶机构的设置,杭州、明州两港的管理以及进出港口的货物和来往的地区等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较为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包括陈高华和吴泰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和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其中均有相当的篇幅论及两浙地区的市舶机构、进出口货物以及海外贸易对江浙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对性较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前后就有徐规和周梦江的《宋代两浙的海外贸易》<sup>[5]</sup>、倪士毅和方如金的《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sup>[6]</sup>、林树建的《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sup>①</sup>。这些研究虽然较为概括,但开启了此方面的专门研究,之后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大体上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概述说明。

#### 1. 市舶制度

市舶制度一直以来都是研究宋元海外贸易的重要内容,涉及市舶机构、市舶条例、市舶官员等。早期日本学者的研究较注重讨论市舶机构方面的内容。与广南、福建分别仅在广州、泉州设立市舶司不同,两浙地区市舶机构的设置和变化较为复杂,除在杭州、明州先后设有市舶司(市舶务),还曾在秀州、温州、江阴军置市舶务,在澈浦(今属浙江海盐县)设市舶场。对此,陈高华、吴泰说明了这些市舶机构的废置情况;吴振华对宋代杭州市舶司的设立时间、宋元杭州市舶机构的兴废以及职官情况等进行了探讨;周振鹤颇为详细地考证了秀州华亭县、上海镇以及江阴军等处市舶机构的设立及其变迁;施存龙、方祖猷以及江静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明州(庆元)市舶机构的设立时间、设立地点及变迁情况<sup>②</sup>。

有关市舶条例的研究,实际上牵涉到市舶机构管理职能的探讨。一般认为,宋代是市舶成文法的酝酿期,元代则制定了系统、统一的成文法。宋代的市舶条例有多次改易,因为没有具体的文本留下,所以只能通过散见的相关史料对内容进行分析。如陈高华、吴泰对宋代市舶条法和元代的市舶法则的内容进行了归纳,还说明了市舶机构所担当的主持祭神仪典和犒宴蕃商的职能;廖大珂讨

① 林树建《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见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1983年印刷,第116-129页。

② 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吴振华《杭州市舶司研究》,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69-77页;周振鹤《两宋时期上海地区市舶机构辨证》,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4页;《宋代江阴军市舶务小史》,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5-88页;施存龙《唐五代两宋两浙和明州市舶机构建地建时问题探讨》,载《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45-52页,以及第2期,第73-80页;方祖猷、俞信芳《五代宋明州市舶机构初建时间及演变考》,载《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6-83页;江静《宋元明州(庆元)市舶提举司考》,载《浙东文化》2001年第2期,第111-126页。

论了宋代熙宁、元丰年间市舶法的创立和修订,以及宋代在税收、专卖等方面的政策<sup>①</sup>。这些研究通常将各市舶司的史料融合在一起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市舶管理较为混乱,各市舶司的条例并不统一,这种不同是否反映各市舶司所管理区域的贸易特点值得关注。相比而言,元代有统一的《市舶则法》,其条文也留存下来,不存在区域差异性,对此高荣盛通过对该法特点和内容的说明,颇为详细论述了元代市舶的管理制度<sup>[7]</sup>。

市舶官员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主要人员,对此的讨论也有不少,主要包括官员的设置、官员的群体研究。例如陈高华、吴泰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论及市舶官制的变动;廖大珂将宋代市舶司官制很清晰地划分为“州郡兼领”、“漕臣兼领”和“专置提举”三个时期,从而说明宋朝廷逐渐强化对海外贸易控制的过程<sup>[8]</sup>;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涉及宋朝市舶官员的铨选和考核<sup>[9]</sup>;李娜的《宋代市舶官员群体研究》将宋代市舶官员分为贪渎和有为两类进行论述,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海外贸易产生的影响<sup>②</sup>。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考虑各地市舶司是否存在差异,多将市舶官员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在一起加以说明。虽然有对蒲寿庚、赵汝适等个别市舶官员的专题研究,但笔者目前没有见到针对两浙市舶司官员的个案研究。

## 2. 贸易港口

与上述市舶制度多为综合性研究相比,贸易港口的研究区域针对性较强。与唐代零星点状的贸易四大港(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不同,宋代的港口大致可以分为广南、福建和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各区域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相互补充。两浙路先后兴起的港口包括杭州、明州、温州、青龙镇、江阴军、上海镇、澈浦镇等,镇江也有蕃舶往来,其中杭州、明州居主导地位。对此,早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有石桥五郎的《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sup>[10]</sup>、藤田丰八的《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sup>[11]</sup>等,桑原鹭藏的《唐宋贸易港研究》对两浙地区港口也多有讨论<sup>[3]</sup>。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和人民交通出版社推出“中国水运史丛书”,其中海港系列包括《宁波港史》《温州港史》《杭州古港史》《江阴港史》《上海港史》《海门港史》以及《扬州古港史》等,这些港口通史性质的著作对宋元时期诸港口所在地区的经济、市舶管理及对外贸易情况等都有较为全面的概述。实际上,该丛书出版前后都有一些类似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时代针对性较强的成果,如周梦江、陈龙、张健等以温州港为讨论对象,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动分析它在宋代成为海外贸易港口的原因以及宋元时期港口所在地区海外贸易的情况<sup>③</sup>;朱爱武讨论明州作为宋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明州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sup>[12]</sup>。关于宋元贸易港的研究,特别要提到邹逸麟有关青龙镇的研究。1980年,邹逸麟发表《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一文,从地理环境、市舶司的设立和海外贸易兴衰的视角分析贸易港口青龙镇的设置、兴起、繁盛和衰落。作者指出,从10世纪末的北宋中期至12世纪30年代的南宋初年是青龙镇海上贸易的鼎盛时代,也是青龙镇兴盛的时期,之后随着海上贸易渐趋衰落,青龙镇也逐渐衰落<sup>[13]</sup><sup>125-126</sup>。邹逸麟后又撰《青龙镇兴衰考辨》,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sup>[14]</sup>。这种将贸易港的兴衰与市镇的出现和发展结合起来分析的方法,对之后

① 参见廖大珂《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载《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第89-98页;《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载《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第1期,第39-44页;《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和市舶本钱》,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1-117页。

② 暨南大学2010年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

③ 参见周梦江《宋代温州港的开辟及其原因》,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116-121页;陈龙、周厚才《温州直至南宋开辟为海外贸易港口原因探讨》,见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1983年印刷,第261-273页;张健《宋元时期温州海外贸易发展初探》,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44-149页。



的研究不无启发。黄纯艳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就专门探讨了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市镇兴起的关系,他通过分析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各路市镇的影响,认为“受到海外贸易影响或因海外贸易而兴的市镇以两浙路最多”<sup>[9]226</sup>。另外,陈国灿等在《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中颇为宏观地分析了宋代江南对外开放的口岸体系和腹地层次,指出宋代众多口岸分布的江南沿海州县只是开放的前沿区域,广大的江南内陆地区才是支撑对外开放的核心。他同时关注到海外贸易对区域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影响<sup>[15]125</sup>。

### 3. 贸易往来的地区和货物

宋元时期,两浙地区海上贸易的主要国家是高丽和日本。王文楚细致考察了宋丽南北航线,揭示了北宋熙宁以后宋丽海上交通由北线登州移至南线明州,另外还存在从江阴出发到高丽的南路支线,由此可见熙宁以后江南与高丽之间的紧密联系<sup>[16]</sup>。实际上,随着市舶条法的修订,明州成为和高丽、日本贸易的主要港口,此外,江南还有温州、华亭等港口。南宋时期,对高丽的贸易百分之八九十都集中在明州。到了元代,这种情况未有太多改变。至于对日本的贸易,亦是如此。

与高丽的贸易方面,早期张政烺《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中有宿白执笔的“五代宋辽金元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章,其中对宋元与高丽之间贸易的物品及往来行程有较为概述的说明<sup>[17]49-52</sup>。之后宋晞、朴真奭关注到作为贸易主体的宋商,朴真奭更是列表梳理史料记载的宋商前往高丽的情况,并列举宋丽之间的贸易品<sup>①</sup>。赵丰的《古代中朝丝绸文化的交流》专门讨论中朝丝绸的贸易往来,并由此说明中国丝绸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文章在论及宋元时期双方的丝绸贸易时指出,这一时期民间贸易大量增加,双方的丝绸贸易形式也出现变化,一方面中国继续向高丽输出大量丝绸物品,另一方面,因为高丽丝绸染织生产技术的明显进步,其染织产品也大量输入中国<sup>[18]</sup>。陈高华利用《老乞大》和《朴通事》对高丽与元商人交往细节的记载,讨论了元丽贸易的具体情况<sup>[19]</sup>。另外,还有刘强的《宋时高丽物品输入中国杂考》<sup>[20]</sup>、张雪慧的《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sup>[21]</sup>等。

与日本的贸易方面,20世纪60年代,余又荪的《宋元中日关系史》分别专门列节讨论了南宋、元与日本的贸易,概述了贸易的物品、税收情况等<sup>[22]</sup>;后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中有讨论元日贸易的章节,详列元日民间的商舶往来,并说明元后期倭寇对双方民间贸易的影响;李培浩、夏应元的《宋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分析宋代中日从官营贸易到民间贸易的变化,指出在此变化过程中,早期主要是宋商从事贸易活动,之后日本商人加入其中,该文还列出往来贸易的商品种类<sup>[23]</sup>;赵莹波则考察在日宋商的经营实态,即从北宋的宾馆式“封闭贸易”到南宋自建“唐房”的“住番贸易”,并探究两种贸易方式在宋日贸易中承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角色,指出明州在宋日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宋朝海商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sup>②</sup>。

1976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发现了一条海底沉船,到1984年,韩国政府组织了10次打捞,沉船中的物品终展现在世人眼前,包括20000多件青瓷和白瓷,2000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800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以及刻有日本货主或代理人名字的300多只木牌等。新

① 参见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1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委会1979年印行,第223-262页;朴真奭《十一——十二世纪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第84-92页。

② 参见赵莹波《宋日贸易研究——以在日宋商为中心》,南京大学2012年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论文。

安海底沉船的发现引发了中、日、韩学界的众多讨论<sup>①</sup>。从打捞上来的物件看,学界基本认定这应该是一艘贸易商船,遗物中包括一个刻有“庆元路”铭文的铜权,可知其与宁波的关系。对于沉船的属国和出发地,不少学者认为是中国贸易海船,从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朝鲜半岛的新安外方海域。韩国在1988年出版的报告也持这种观点,并认为其出发的时间在1323年<sup>[24]</sup>。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如席龙飞颇为详细地论证沉船是中国福船,并认为该船由福州开出更为合理;韩国学者金炳董则根据船上装载的檀木,认为它应当是从泉州出发,沿着福州、温州、庆元航线,经由朝鲜半岛沿岸开往日本博多<sup>[25]</sup>。

## (二) 明清时期

明清海外贸易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较为综合性的研究专著就有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等。姜旭朝、张继华从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海洋贸易机构、海运及海港等方面综述了有关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从其综述可见,明清时段的研究成果占大多数,尤其是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的专题研究,可谓硕果累累<sup>[26]</sup>。

从区域海外贸易史的角度来看,福建、广东更受学者关注。傅衣凌的《明代福建海商》<sup>[27]</sup>,韩振华的《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sup>[28]</sup>,李龙潜的《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sup>[29]</sup>,林仁川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陈柏坚、黄启臣的《广东外贸史》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论著。另外许多研究虽然不明确针对某个地区,但讨论所关照的主要区域仍然是这两个地区,如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在空间上讨论的对象包括粤、闽、浙沿海三省的贸易制度及其演变,但实际上他将研究重点放在广东和福建,尤其是广东<sup>[30]</sup>。陈希育的《清朝海关对于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sup>[31]</sup>、邱旺土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的构成》<sup>[32]</sup>等文也是类似。这种情况与明清制度层面的海外贸易以这两地为主有关。

有关江南地区的研究,首先要特别提及王万盈的《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研究》,该书是至今相关研究中一部不可多得的论著,内容贯穿明清两代,运用大量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从海洋政策和海上对外贸易角度研究浙江海洋经济史。作者关注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之间的互动,指出明清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浙江“枕江负海”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与世界海洋贸易发展大势互为因果,如此则将明清浙江的海洋贸易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中进行讨论,提出明清浙江已形成海洋社会的观点<sup>[33]</sup>。

### 1. 明代的海外贸易

江南地区的贸易制度方面,李庆新指出,“南直隶、浙江虽然是明朝最早设置市舶司的一批省份,但受海禁影响,市舶司废置不常,制度运作不连贯”<sup>[30]22</sup>;姚文仪也指出明初浙江地区市舶制度衰落直至嘉靖完全停止的情况<sup>[34]</sup>。不过尽管如此,明代江南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停滞。明州依旧是官方朝贡贸易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海禁政策下浙东沿海私商贸易方兴未艾,所以也有不少相关

① 1977年和1983年,分别在韩国和日本召开了两次“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日、韩都有学者参加,对沉船的时代、属国、船体的形态和结构、航线和贸易的货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至今中国方面的相关研究包括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45-423页;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第112-118页;叶文程《从新安海域打捞的文物看元代我国陶瓷的外销》,载《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37-45页;宋晔《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及其遗物》,载《文物与考古》1986年第4期,第70-76页;席龙飞《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载《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55-75页;李榕青《新安沉船与福建陶瓷》,载《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第110-117,109页;等等。

研究成果。

明代的海外贸易与倭寇、海禁问题关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反思传统所谓“倭寇”就是日本海盗的观点,主张嘉靖时“倭寇”的主要成分是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沿海海商、手工业者、农民等,“倭患”是明朝实行严厉海禁政策、压制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引起的,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标志之一,而所谓“御倭”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些“新论”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陈抗生的《嘉靖“倭患”探实》<sup>[35]</sup>、林仁川的《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sup>[36]</sup>、戴逸轩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sup>[37]</sup>、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樊树志的《“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以及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等。樊树志指出,新论无疑更加接近历史事实,他在文中还引用中国台湾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说明传统观点不合理,认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患”根源在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sup>[38]</sup><sup>37</sup>。

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学者坚持传统观点,反驳新论的观点。陈学文认为,倭寇是由日本海盗勾结中国的奸商、凶徒和一些失业劳动者,向我国沿海进行掠夺的武装集团;嘉靖倭患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日本方面的政治经济因素;海禁不是倭患的根本原因,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直接导火索<sup>①</sup>。田培栋说明倭患对明代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破坏,加剧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他认为御倭战争具有正义性<sup>[39]</sup>。张显清认为,“日本海盗和西方殖民者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是倭患加剧的根本原因”<sup>[40]</sup><sup>64</sup>，“他们是倭寇的主体”<sup>[40]</sup><sup>65</sup>；倭寇侵扰破坏了中国同各国的正常贸易,这是造成明朝实行海禁的根本原因。范中义、仝晰纲的《明代倭寇史略》全面梳理和系统论述了明代倭寇侵扰的不同阶段、特点、原因、影响,倭寇的组成、性质以及明朝的抗倭历程等,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与洪武、永乐年间的倭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外寇,御倭战争是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sup>[41]</sup>。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但似乎又兼有两者之说。如王守稼认同嘉靖倭患主要是由明朝海禁所引发、御倭战争是明初以来海禁和反海禁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否认其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并指出所谓倭寇有一个从私商到海盗的性质转变过程,其后期对东南沿海实行海盗抢掠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sup>[42]</sup>。以上涉及倭寇、海禁问题的研究虽然不针对江南地区,但其实多涉及此,因为被明政府称为倭寇的王直集团便主要活动在浙江沿海,16世纪初,这个地区私人海上贸易十分兴盛。对此,王慕民的《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有颇为深入的研究。该书聚焦浙江地区,对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嘉靖倭乱和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相互交织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明代以浙江舟山群岛为中心的私人海上贸易兴盛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作者颇赞同樊树志的观点,指出嘉靖倭乱“显然是明政府海禁政策同东南沿海日趋增长的私人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物”<sup>[43]</sup><sup>239</sup>。作者认为,16世纪初浙江私人海上贸易兴盛发展的内因是明代中期以后作为宁波港腹地的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因则是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的东来和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后中日官方贸易渠道的阻塞<sup>[43]</sup><sup>238</sup>。

明代江南海上贸易的港口除了宁波港,特别要提及双屿港。这个私人贸易港口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日本私商的加入以及中国江南地区私商的崛起,一度发展为沟通亚欧和连接东海、南海贸易圈的中国最大的私人贸易基地。关于双屿港问题,方豪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着手研究。他的《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 Liampo 位置考》用颇为详尽的史料说明了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

① 参见陈学文的《明代的海禁与倭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0-38页;《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载《文史哲》1983年第5期,第78-104页。



贸易地“Liampo”即是“双屿”，并认为其位置在宁波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sup>①</sup>。之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双屿港具体位置的考订<sup>②</sup>。另外金国平、吴志良具体考察了双屿港兴起的时间；徐明德、张继军将双屿港纳入到全球贸易的语境中考察，认为葡萄牙商人利用双屿港延伸了欧亚新航路，并与东亚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日贸易、东南亚贸易等传统的贸易路线相沟通，建立起全球贸易网<sup>③</sup>。

## 2. 清前期的海外贸易

清初为了对付明郑的势力，政府厉行海禁、实行迁界。到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之后才逐步开放海禁，江、浙、闽、粤四个海关成立，海上贸易又发展起来。自17世纪初，东亚海域的商贸网络开始逐渐并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sup>[44]</sup>。然而受地理位置和“对渡口岸”传统的影响，与闽、粤两地相比，江浙地区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对日本的贸易。范金民以颇为丰富的数据资料分析明后期到清前期大约三百年间中日生丝和丝绸贸易的兴衰，考察了这一时期中日商品贸易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看到，明末清初禁海期间，尽管前往日本的商船并非自江南地区而来，但输出的丝织品主要采购自苏、杭等地；康熙开放海禁之后，前往日本的商船即主要来自江南地区<sup>[45]</sup>。朱德兰主要依据日本史料《华夷变态》考察1684—1722年间经营对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及其在国内沿岸的贸易活动，各类统计数字和表格颇为清晰地展现出往来于长崎和江浙地区贸易商船、贸易物品以及各贸易港口等方面的情况<sup>[46]</sup>。

何宇的《清前期中日贸易研究》从贸易背景、贸易政策、贸易参与者、贸易品及利润率、贸易影响等方面对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日贸易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一章专门分地域讨论粤、闽、江浙的对日贸易。何宇指出，广东、福建和江浙地区“虽同属于对日贸易的重要区域，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清前期的发展态势却不尽相同。广东地区的对日贸易承接明中后期以来发达海外贸易的余润，至清初已露衰败之象；福建地区的对日贸易则凭借其悠久的泛海传统及郑氏海商集团的强力保护，在明末清初大放异彩；而江浙地区则是依靠雄厚的手工业基础和对日航行便利的交通条件，与康熙开海之后一跃成为对日贸易的核心区域”<sup>④</sup>。何宇在讨论江浙地区对日贸易航线、船只、贸易品的同时，还分析了该地区对日贸易兴盛的原因。

清开海之后，江浙地区对日贸易迅速发展，许多港口兴起，其中乍浦港尤其受人关注，一度成为对日贸易的第一大港。刘序枫对乍浦港兴衰变化的脉络、原因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讨论<sup>[47]</sup>；徐明德分析了乍浦港兴起的原因及其当时对外贸易的盛况，认为清代的乍浦港已经替代明杭州港、宁波港、双屿港的地位，成为17至19世纪对外贸易的东方国际贸易大港<sup>[48]</sup>；冯佐哲列举乍浦港船只所载进出口货物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说明乍浦港在清代中日交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sup>[49]</sup>；华立着眼于日本漂流民所留下的部分史料，分析他们在乍浦的所见所闻<sup>[50]</sup>；焦鹏考察明清时期乍浦港的兴衰变迁历程，展示了一个当时深受海上贸易影响的港口社区的状况，试图

①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44年第1期，第53—76页。该文后改名为《十六世纪浙江国际贸易港 Liampo 考》收入在其《方豪六十自定稿》中。

② 如毛德传的《十六世纪的“上海”——双屿历史地理考略》(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年第4期)、施存龙的《葡人私据浙东沿海 Liampo——双屿港古今地望考实》(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王慕民的《明代双屿国际贸易港址研究》(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以及周运中的《玄云岛故事所见的晚期双屿港》(载《澳门研究》2013年第4期)等。参见龚缨晏、杨靖《近年来 Liampo、双屿研究述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4期，第13—19页。

③ 参见金国平、吴志良《试论双屿港起始年代》，见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舟山工作站编《舟山双屿港国际论坛文集》，2011年，第168—178页；徐明德《论十六世纪浙江双屿港国际贸易市场》，载《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4—24页；张继军《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第34—39页。

④ 参见何宇《清前期中日贸易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论文，第126页。



以此考察地方社会变迁与中日贸易格局变动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清前期江南与西方直接的贸易往来受到诸多限制,但依旧有大量货物外销西方,尤其是丝货。范金民在讨论明清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时指出,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大宗商品即主要来自江南地区<sup>[51]</sup>。范招荣的《江南丝货的广州外销(1757—1842)》对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期间,江南丝货经由广州出口西方的数量、份额、价格与税率等数据进行统计并分析,还论述了江南外销丝货运送到广州的路线、成本,以及十三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等等<sup>②</sup>,作者虽然指出这个艰难的国内转运过程大大限制了江南丝货的外销规模,但清晰展现了江南地区对外贸易的另一种渠道。这一渠道告诉我们,清前期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实际上并不局限在日本,其商品经由广州远销欧洲市场。另外,王日根考察了清前期开放海禁对江南市镇所造成的影响,指出清初海关的设立给江南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导致专业性市镇的繁荣,从而为长三角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sup>[52]</sup>。

### 3. 鸦片战争之后的海外贸易

在鸦片战争之后,江南地区的海外贸易随着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跨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贸易和贸易港,国外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颇多研究成果,费正清、墨菲、郝延平、费维恺、滨下武志等人从全国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有过论述。中国学者早期的研究较多在台湾学界,林满红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前台湾地区有关口岸贸易及其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成果,指出存在“港口-腹地”这一将口岸贸易与内陆联系起来的研究取向<sup>[53]</sup>。

大陆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的成果较多集中在港口史、港口贸易史以及港口所在的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等方面,并编译出版了不少海关资料。涉及江南地区的如徐学筠等的《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括——〈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的《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茅伯科和邹逸麟的《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王庆成的《开埠初期上海外贸业的制度和概数:英国收藏的敦利商栈等簿册文书并考释》<sup>[54]</sup>、竺菊英的《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原因探析》<sup>[55]</sup>、杭州海关译编的《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甬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2002)、陈梅龙和景消波译编的《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2003)等等。

港口-腹地是经济地理的概念,主要关乎港口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联系、互动作用和动力机制。20世纪末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区域史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针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区域社会的开发和环境变迁,以港口和腹地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视角加以分析,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sup>[56]</sup>。在此过程中,宁波、上海作为近代最早开放的沿海口岸,其对外贸易、由内河航运和江南各地乃至内地城市构建的经济网络以及它们对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涉及此问题的较早论著是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的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该书论述上海港的崛起,讨论其背后诸因素和口岸贸易的货物及其流向,深入剖析近代上海港崛起对所在城市的发展、周边地区经济格局的演变、长江流域商品流通网络和货运线路的组合等方面的推动作用<sup>[57]</sup>。另外还有王列辉的《内向化与外向化——开埠前后上海、宁波两港不同的发展态势》<sup>[58]</sup>,其《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一书则相当深入地探讨了近代以来两港在国际港口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两者空间关系的演变和动力机制<sup>[59]</sup>。

① 参见焦鹏《跨国贸易与地方社会:16世纪以降乍浦港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暨南大学2007年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

## 二、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

文化交流有赖于地区间的交通和人员的往来。考古发现显示,史前江南地区对外就有海上交通,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和人员往来的增多,江南与海外联系的地区不断扩大,交流的内容也愈趋丰富。在此过程中,贸易所带来的各类物品是最为直观的物质文化交流内容,如丝绸、陶瓷、茶叶等,这部分内容前述海外贸易部分已有涉及,此不赘述。下面主要从史前文化、佛教文化、书籍传播、西学东渐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 (一) 稻米之路: 史前文化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考古发现的不断出现,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史前朝鲜半岛和日本与江南地区存在海上交往。有关史前江南地区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讨论涉及对朝鲜半岛民族文化起源的研究。国外学界早期对此的研究尽管以通古斯民族说、阿尔泰民族说、西伯利亚说等北方民族来源说占主导地位,但持这种观点的不少学者也承认其所具有的南方文化因素<sup>[60]1-8</sup>,稻作文化在其中最为典型。严文明承认日本稻作农业是江浙稻作农业体系的延伸,但认为最大可能是沿着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的传播路线<sup>[61]</sup>。毛昭晰的《浙江支石墓的形制与朝鲜半岛支石墓》详细对比浙江支石墓和朝鲜半岛南方式支石墓的形制,说明两者的相似性,并提出应当重视上古韩国与上古江南之间的海上交流<sup>[62]</sup>。之后,他又撰写《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初探》,从支石墓和稻作遗存的比较研究,推断先秦时期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两地存在海上文化交流,并指出古越人的造船、航海技术以及海流和季风是两地海上交往的重要条件<sup>[63]</sup>。

苑利的《韩民族文化源流》从稻作文化、服饰、人体装饰艺术、饮食文化、干栏建筑、生殖崇拜、婚俗、铜铎源流、图腾崇拜、语言等十个方面颇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南方百越族对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不乏与江南地区有关的内容,例如“韩半岛稻作文化探源”一章,在研究稻谷品种、生产工具及原始耕艺的部分,他认为这些应该源于中国江南地区;“日、韩铜铎源出中国东南沿海考”一章认为日韩铜铎源出东南沿海吴越地区,并由此思考日韩青铜文化与吴越地区青铜文化关系问题<sup>[60]</sup>。金健人编著的《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记述了 1996 和 1997 年两次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活动,介绍稻作文化传播的江南道路说,并结合漂流探险过程中的直接记录,进一步分析史前稻作文化东传的渡海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江南道路说的合理性<sup>[64]</sup>。

关于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流,日本学者早已提出稻米东传自江南、存在从海上到日本的江南道路的观点<sup>[65]</sup>。也有一些学者不太赞同这种观点,如严文明在 1994 年北京“94 东方文化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依然强调从江淮流域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而到达九州乃至全日本的稻米东传线路是十分清晰的<sup>[66]</sup>;张居中等也认为水稻栽培技术的东传是起自淮河下游,沿山东沿海经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然后经由朝鲜半岛再传至日本的<sup>[67]</sup>。但随着河姆渡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江南道路的可能性。安文敏认为,以河姆渡及其后续者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文时代的玉玦、漆器及稻作的萌芽,弥生时代及其以后的干栏式建筑,都可从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他指出,河姆渡遗址发现了木桨和陶船模型,同时沿海的舟山群岛也有同类遗址的分布,至少证实当时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sup>[68]</sup>。

此外,游修龄强调稻作农业东传日本的路线以从太湖地区出长江口渡海而东的证据最为充分;蔡凤书认为日本学者提出的稻米是从长江入海口到山东省南部一带的海岸再到日本的可能性最

大；毛昭晰则认为稻作农业东传日本最可能的路线是从长江下游和杭州湾的江南地区经舟山群岛渡海到达日本；王心喜分析稻作农耕经济、玉珎、漆器、干栏式建筑、拔牙习俗等江南原始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由此考论江南原始居民及其继承者由海路东渡日本的可能性以及航海路线<sup>①</sup>。

## （二）佛教文化交流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之后流布江南地区，并在与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中逐步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与此同时，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之后在两地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江南地区因为与朝鲜半岛、日本长期存在直接的海上交通，再加上佛教在江南一度非常兴盛，所以相互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相当广泛和深入。

对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黄有福、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颇为系统全面，该书不仅对朝鲜入华僧人的活动详加分析，而且深入讨论了各宗派教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并关注到佛教艺术的交流。虽然其中没有专门论及江南地区与朝鲜的佛教交流，但涉及的内容有不少，如“中国天台教观传入朝鲜”、“中国华严学说之流播朝鲜”中的大部分内容主要关照江南地区<sup>[69]</sup>。朝鲜入华求法僧及其活动的研究，严耕望的《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sup>[70]</sup>、黄心川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sup>[71]</sup>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他们爬梳各类文献，考察隋唐五代来华新罗僧人的译著以及在各地的求法活动，不过其中与江南地区有关的内容有限。

江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自六朝开始，到宋代逐渐频繁，发祥于江南天台山的天台宗自草创阶段就与朝鲜半岛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交往。陈景富论述了各时期朝鲜半岛僧人入华研习天台教观的情况、他们在中国天台宗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浙江天台上朝鲜求法僧的遗迹等；林士民重点讨论浙东与朝鲜半岛的青瓷贸易和佛教文化交流；陈荣富探讨了浙江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着重考察双方在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交流<sup>②</sup>。

高丽大觉国师义天是朝鲜半岛天台宗的开创者，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高丽王子，他与宋佛教界来往密切，入宋求法期间遍历汴京和两浙名刹，和不少江南地区的高僧交往。黄时鉴详细考察了义天与其中国师友的交往，尤其是他在杭州和净源、慈辩、元照法师的深入交流；鲍志成考证杭州高丽寺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义天关系的史实，探讨义天入宋求法及其对宋丽佛教交流和发展的贡献，同时作者还实地调查了高丽寺遗址；杨渭生讨论义天在杭州慧因寺（即高丽寺）问学净源法师，对华严之学在朝鲜半岛的弘扬所做出的贡献；崔凤春则以义天的佛门活动全过程为研究对象，其中对义天入宋求法、他与宋辽高僧和政治人物的交往以及回国后的弘扬佛法均有论述<sup>③</sup>。

义通是朝鲜半岛另一位在江南地区活动的著名僧人。他在后晋天福年间（936—943）来到中

① 参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载《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71—83页；蔡凤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溯源》，载《考古》1987年第11期，第1026—1032页；毛昭晰《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见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0页；王心喜《中国江南地区原始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论》，见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第31—48页。

② 参见陈景富《天台宗东传朝鲜半岛》，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第108—118页；林士民《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之研究》，载《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3—24页；陈荣富《浙江和韩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95—98、87页。

③ 参看黄时鉴《相远以迹、相契以心——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见《黄时鉴文集》（Ⅱ），（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73—86页；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渭生《华严宗东传与中韩文化交流》，见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1—97页；崔凤春《海东高僧义天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国,入天台受学,得天台宗之要,后在明州宝云寺弘扬教观,被后世尊为天台宗第十六代祖师。方祖猷详考宝云寺的创建和兴废,说明其在天台宗传播史上的重要作用,又详考义通入宋求法以及在明州弘扬天台教观的历程,指出义通作为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到重要作用;龚缨晏也论及义通的生平事迹以及宝云寺过程之变迁;张风雷从宋初天台宗复兴的角度梳理义通的历史贡献,指出义通上承螺溪义寂,下启法智、慈云,使天台教观在将绝之际勃然中兴,实不虚天台“十六祖”之称。此外,李海涛对谛观入宋以及他对复兴天台宗的贡献进行了讨论<sup>①</sup>。

与上述江南和朝鲜半岛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相比,有关江南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无论在数量和内容上都更为丰富。实际上,受制于海上交通路线,从南北朝时期佛教初传日本,直到隋唐宋元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一直与江南地区关系密切,因此有关中日佛教交流的研究或多或少也都涉及江南地区。这些研究较为综合性的有王守华、卞崇道的《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概述佛教自中国传入以及在日本的发展<sup>[72]</sup>。另外,范丽萍以佛教的中国化为中心,探讨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关系;屠承先论述了中国佛教在日本的初传、伴随着佛教典籍的传入以及两国僧人的交往而进一步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在日本的民族化和世俗化历程;杨曾文论述了佛教在日本的初传、盛行和发展的全过程,展现出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和佛教日本化的历史景象<sup>②</sup>。

专论某一时代的研究有杨曾文的《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该文分析隋唐佛教在日本传播的特点,指出任何文化交流都是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而进行的,人们对某种文化形态的认识和态度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sup>[73]</sup>。韩昇的研究侧重于南北朝时期,其《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论述南朝司马氏移民日本对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影响,说明中国移民在佛教早期传播日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sup>[74]</sup>;《佛教传播日本源流考》详细分析相关史料和考古发现,讨论佛教早期如何在日本民间传播,并认为当时日本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南朝的影响<sup>[75]</sup>;《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初探》对佛教传入日本的背景、佛教传入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佛教初传日本是政治外交的产物<sup>[76]</sup>。另外,林正秋考述各时代两地僧人的往来,主要说明中国江南佛教对日本的影响<sup>③</sup>。

僧人的活动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主体。上述林正秋较为概括的说明之外,夏应元对宋代中国禅宗僧人东渡日本及其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杨古城分析浙东僧人在明与日本交往中的作用,胡丕阳讨论了元明两代僧人赴日弘法以及日本僧人来华求学的现象<sup>④</sup>。另外还有不少研究针对一些代表性僧人,如鉴真、裔然、成寻等,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鉴真东渡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意义非凡,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王勇的《鉴真和尚新传》、孙蔚民的《鉴真和尚东渡记》、

① 参看方祖猷《宋明州高丽义通大师所建宝云寺考》,见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第 3 辑,(杭州)杭州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9-150 页;方祖猷《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 年第 3 期,第 35-44 页;龚缨晏《宝云义通:来自朝鲜半岛的天台宗祖师》,见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杭州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3-168 页;张风雷《高丽义通与宋初天台宗之中兴》,载《佛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247-262 页;李海涛《高丽谛观与吴越佛教天台宗》,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第 48-50 页。

② 参见范丽萍《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3 期,第 56-61 页;屠承先《中国佛教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载《佛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108-115 页;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参见林正秋《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载《海交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53-61 页;《南宋杭州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第 65-69 页;《元代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史》,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第 72-76 页。

④ 参见夏应元《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第 181-192 页;杨古城《明代浙东僧使与中日文化交流》,见杭州佛学院编《吴越佛教》第 8 卷,(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8-104 页;胡丕阳《元明浙东佛教的对日交流》,载《吴越佛教》第 8 卷,同上,第 105-112 页。



汪向荣的《鉴真》及王金林的《鉴真》等在讨论鉴真生平和东渡经过时,对此均有所论述。之后,李寅生、郭天祥、杨曾文等学者从律宗、天台宗、密宗及佛教艺术诸方面探讨了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所做出的贡献<sup>①</sup>。鉴真之后,继续有不少江南僧人东渡日本。对此的研究同样主要关注这些僧人的生平事迹、在日期间与日僧的交往及其佛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等,如江静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sup>[77]</sup>、魏杏芳的《兰溪道隆东渡传禅及其文化意义》<sup>②</sup>。

对于裔然、成寻等日本僧人,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他们在中国江南的求法巡礼、与江南僧人的交往、他们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如李守爱考察三位日僧入宋过程、在中国的活动以及携带回日本的物品,并由此论述日僧入宋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郝祥满以裔然为个案,探讨宋初中日佛法交流的特点和意义<sup>③</sup>。需要看到的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颇为深入,尤其是以考证史实见长。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sup>[78]</sup>是经典之作,其中有相当的内容涉及佛教交流<sup>④</sup>,许多研究都以此为基础展开。相比而言,中国学者在研究内容上与日本学者基本相同,但存在一些观点的不同,如日本学者多认为日僧入华重在巡礼,而中国学者则强调他们求法的一面。

从佛教文化传入对日本、朝鲜半岛造成的影响,逐渐关注到日本、朝鲜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再到融合讨论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文化,这是近来相关研究的一个取向,即将区域间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展为讨论东亚地区文化的同质和分异。

### (三) 书籍的传播

书籍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兼具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特性,因此书籍的传播在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外文化交流的书籍传播首先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部,大量汉籍东传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与此同时,也存在汉籍回流的现象。王勇自20世纪90年代倡导“书籍之路”,即指出书籍的传播是古代东亚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特质<sup>[79]</sup>。

东亚地区书籍传播的研究,涉及“汉籍”和“域外汉籍”两个概念。“汉籍”一词在历史上的内涵虽不尽相同<sup>⑤</sup>,但学界现今一般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而“域外汉籍”的内容,张伯伟将之概括为三类:“1. 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 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 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sup>[80]</sup>对此,虽有学者对将欧美传教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纳入域外汉籍之中提出异议,也有学者仅将上述第一类归入其中<sup>⑥</sup>,但目前学界讨论的“域外汉籍”基本上包括域

① 参见李寅生《论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载《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第20页;郭天祥《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67-71页;杨曾文《唐鉴真和尚东渡和日本的律宗》,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1-91页。

② 浙江大学2007年中国哲学硕士学位论文。

③ 参见李守爱《北宋时期日本僧侣入宋及其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作用——以裔然、寂照、成寻为中心》,载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281页;郝祥满《裔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④ 可参见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涉及中日佛教交流的内容,华宇出版社于1998年摘录这部分内容,名之为《中日佛教交通史》出版。

⑤ 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梳理“汉籍”一词在中国、日本乃至韩国语境中的内涵及其变化,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后收入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143页。

⑥ 如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以印本为中心》,见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30页。

外所藏中国古籍(包括域外刻本)以及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典籍。

这两部分与中外书籍传播有关的内容主要是域外所藏中国古籍,对此的研究以书目版本的文献学成果最为丰富,包括对这些书籍的影印、整理、编目等。较大规模影印的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全 2 辑)、《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及续编(全 20 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汇刊》(全 37 册)等;目录方面如严绍璁的《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以及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图书馆所编的《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所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等等。另外还有相当多有关版本考订、校注等古籍整理方面的成果<sup>①</sup>。2000 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其主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至今已经出刊 10 辑,每辑都设有“汉籍交流研究”专栏。可以看到,专栏中的论文多数亦属于资料钩沉、版本考订和文献价值等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也设有古代中日“书籍之路”、东亚汉籍研究等栏目<sup>②</sup>。不过,这些相对静态的研究基本上并未过多涉及中国的区域性特点。

上述文献学的研究之外,其他研究则包括书籍传播的时代、方式、途径和对传入地所造成的影响等。有关书籍传播的时代、方式、渠道等,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成果本来不多,而具体关乎江南地区的则更是有限。日本大庭修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堪称书籍交流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指出,研究汉籍传入日本时把握问题的一般方式是:书籍传入的线路;书籍传入的方法;传入了什么书籍;传入书籍的书志学意义以及日本古典作品中具体引用的书籍,或者从其与古典文本明显的相似之处,推导出撰写这些古典作品时必定参照过的书籍,再来确认哪些书籍已经传入<sup>[81]4-5</sup>。这种方式其实可以推广至所有书籍交流史的研究中。他在讨论中关注运送书籍的商船的出发港,考察所传入书籍的出版地,让我们看到江南在中日书籍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他涉及江南的书籍交流的研究也较多集中在中日之间。如王勇的《唐宋时代日本向江南灵山名寺舍经考》<sup>[82]</sup>、《天台入唐僧与书籍之路——以国清寺为舞台的书籍交流》<sup>[83]</sup>主要讨论佛教典籍之传播,亦反映出当时佛教文化交流的面貌。前文稽考唐宋时期入华日僧向江南天台山、径山寺、育王山献纳佛经之史实,说明中日典籍交流的一种流向;后文则聚焦日僧圆载入唐和在国清寺收集、抄写佛经,并将之送回日本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揭示唐代江南地区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贺玉红论述日藏宁波刊刻书籍和宁波藏书楼藏“和刻本”情况,说明宁波在中日书籍交流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所承担的重要角色;陈小法则考察日本京都博物馆所藏江南才子唐寅诗书《送彦九郎诗》的题名和内容,由此展现江户时期日本使臣与江南文人的交往情景;范金民主要利用日本文献资料,论述清代前期尤其是 1684 年开海后各种唐船运送书籍入日本的情况,考察江南书籍拥有日本销场的原因以及出口书籍的种类、数量等,并由此对清代江南书坊加以说明<sup>③</sup>。

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传播渠道,专门论及江南地区的研究较为罕见。杨雨蕾的《燕行使臣与汉籍东传朝鲜》论述明清朝鲜入华使臣在北京的求书、购书活动,综合考察朝鲜使臣获得和传入汉籍的渠道、数量、内容等,其中对使臣在与一些江南士人交往过程中获得赠书的史实略有所

① 参见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第 111-124 页;徐林平、孙晓《近三十年来域外汉籍整理概况述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2-241 页。

② 已发表的文章如: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第 5-11 页;王丽萍《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第 12-17 页;[日]静永健《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36-43 页。

③ 参看贺玉红《宁波与中日“海上书籍之路”》,见李英魁主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0-320 页;陈小法的《逸存东瀛的唐寅诗书》,见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第 280-288 页;范金民《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见周生春、何朝晖编《印刷与市场国际会议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1-314 页。

述<sup>[84]</sup>；其《缟纈之情——黄丕烈和朴齐家、柳得恭交游小考》讨论西泠印社所得到的一部黄丕烈手跋题赠朝鲜使臣朴齐家的《国语》，分析其相关背景，梳理双方交往的史实，交代以书籍和文字为媒介的江南文人和朝鲜使臣之间的交流情况<sup>[85]</sup>。

在中国与越南书籍交流方面，陈益源的《清代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购书经验》钩稽 19 世纪越南使臣在中国各地购买图书的相关记录，说明越南使臣在中国采购书籍的活动，其中涉及他们在上海的购书情况<sup>[86]</sup>。

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其传播对传入地的影响一直是书籍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张伯伟的《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详细考察清人诗话东传朝鲜、日本的途径和作品情况，同时还对这些作品在传入后如何被阅读，从而产生何种反响进行探究，展现和分析这些诗话传入两国后所发生的具体接受现象，从一个侧面描绘清代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关系变化和东亚文化变迁的轨迹<sup>[87]</sup>。类似的研究还有杨雨蕾的《〈资治通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影响》<sup>[88]</sup>、孙卫国的《〈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sup>[89]</sup>等等。这种研究在考察书籍作为物质载体传播的同时，尤其关注书籍所承载的知识内容的传播，深入到学术交流的范围，但少见对区域的相关讨论。

近年来，明清书籍史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开始影响到中国对明清书籍文化的讨论<sup>①</sup>。这项研究不只是关注书籍的分类、版本、装帧等传统版本、目录学的内容，而且将之引入社会文化史领域，涉及书籍的出版印刷、市场流通、阅读群体等。因此不少研究深入到各个区域，而江南作为自宋代到清代书籍生产、发行和传播的中心，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即聚焦江南地区，讨论 11 世纪到 18 世纪书籍生产、流通、消费和利用的变化，说明书籍在识字阶层的公共和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sup>[90]</sup>；日本学者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也将关注点落在江南地区，对明末这一地区书籍出版的情况、出版业兴隆的背景以及出版文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sup>[91]</sup>。明清对外书籍交流十分频繁，这种交流对江南图书出版业的影响值得关注，但除了范金民的《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对此有所涉及之外，未见到其他相关研究。

#### (四) 西学东渐

中西文化交流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学者进行研究，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蒋廷黻的《欧风东渐史》、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等都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通论性著作。另外还有不少专题性的研究，其中有涉及江南地区的内容，如陈垣的《元也里可温教考》考论元代温州等地的也里可温教，其《摩尼教入中国考》则论及南宋宁波的摩尼教。不过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少有针对江南地区的研究。

自 16 世纪末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带来颇为深刻的影响，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尤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化热的出现使文化史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关西学东渐的研究也因此备受关注。迄今的相关研究涉及面相当广，其中较有概括性的著作，特别要提及 20 世纪 90 年代熊月之的专著《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sup>[92]</sup>。该书较为全面地对 1811—1911 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其传播过程和特点，阐明传播的内容和影响，同时对这一时期与西学传播有关的教育机构、出版机构以及代表性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较为详

① 参见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载《新史学》2009 年第 1 期，第 181—213 页；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载《图书情报知识》2009 年第 6 期，第 57—63 页。



细的论述。尽管该书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变动的关系讨论有限<sup>①</sup>,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作者对史料的把握是丰富的,其研究视角也颇具新意,之后不少对 19 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研究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除了概述性的著作,更多的研究属于专题性的,涉及西学东渐的具体内容、相关人物以及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有关江南地区西学东渐的探讨,首先体现在教会史的研究上。江南地区自利玛窦开始在南京开教,1690 年设立南京教区,1856 年成立委托给耶稣会的江南宗座代牧区,两者都是相当重要的天主教教区。早在 20 世纪初,法籍传教士高龙鞏(A. M. Colombel)就有《江南传教史》,虽然书名冠以“江南”一词,但实际上主要对 1550 年到 1900 年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相对而言,第三编着重在江南地区<sup>②</sup>。之后同为法籍的耶稣会士史式徽(J. de. ca. Serviere)根据高龙鞏著作又作《江南传教史》,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耶稣会从 1840 年到 1900 年在江南的传教活动<sup>③</sup>。

中国学者针对江南地区的系统研究不多。夏瑰琦的《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与活动考述》就杭州开教、来杭传教士人数、教徒发展状况、天主教堂和墓地的建造以及天主教教育机构的创办、西方学术宗教书籍的翻刻、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等文化活动进行了考述,同时也分析了明末在浙江发生的天主教与儒士佛徒的辩论<sup>[93]</sup>。沈雨梧按照四个时段探讨基督新教 1840 年到 1920 年在浙江的传播和特点;赵殿红主要讨论清初活跃在江南的重要耶稣会士的情况、他们的传教网络和传教方法以及当时江南天主教宗教生活,并对清初江南天主教发展繁荣的原因和特点加以分析;周萍萍详细论述了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华人传道员的活动和作用以及平民和妇女的信教原因等,并考证了涉及地域的教堂数目和所在地点;龚缨晏主要研究 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基督新教在浙江的早期发展,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在宁波的文化活动<sup>④</sup>。

其次是相关人物的研究,包括西方传教士和与西学有关的江南士人。西方传教士是基督教传播江南的关键人物,有关的研究与教会史研究密不可分。除了上述较为概述的研究,还有一些对曾在江南传教的重要西方传教士的专题研究,包括翻译西方学者的著述。如林金水、邹萍的《泰西儒士利玛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利玛窦生平及其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其中颇多涉及其在江南的活动<sup>[94]</sup>;高华士(Noel Golvers)著、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以耶稣会士鲁日满(S. J. Francois de Rotagement)的灵修笔记和在常熟的私人账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详细描绘了他在江南的传教活动及生活状况<sup>[95]</sup>。

与其他地区的文人相比,明清时期的江南士人可以说是与西方文化关联度最为密切的群体。周振鹤在《晚明至晚清江南士人与西学的关系》中就说:“晚明以来的西学非尽江南人所接受,但江南接受的人最多,水平也最高。江南地区受影响最大,在江南活动的其他地区士人也受很大影响。”<sup>[96]396</sup>晚明天主教三柱石中,徐光启是上海人,李之藻、杨廷筠都是仁和(今杭州)人,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涉及他们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对西学科技知识的传播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等。其他明末清初对西学颇有探究的江南文人有王锡阐、黄宗羲、王宏翰等等;还有一些虽然不算

① 参见王扬宗《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载《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296—303 页;熊月之《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书评的回应》,载《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第 192—182 页。

② 该书原本共 5 册,按历史时期分为明代、清代前期和清代后期三编,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先后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用法文出版石印本,2009 年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士良中文翻译本第 1 册。

③ 原法文本共三卷,中文本(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现只出有两卷,叙述到 1878 年。

④ 参见沈雨梧《近代基督教在浙江》,载《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63—78 页;赵殿红《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暨南大学 2006 年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论文;周萍萍《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0 年版。



是江南人,但泛游江淮吴越间,如方以智、梅文鼎等,亦深受西学的影响。徐海松通过对与西学有关的代表性人物的比较分析,揭示清初士人对西学东渐的各种反应以及因此对清代社会学术文化所造成的影响<sup>[97]</sup>。这些代表性人物包括上面提及的江南士人或长期生活在江南的文人雅士。

此外,晚清王韬、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是非常著名的与传播西学有关的江南士人,对他们的研究也有不少。以上所及研究成果,特别要提到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作者以今电子数据库和互联网之便利,查阅大量史料,通过对它们的细致梳理和考证,选择过去不为人所关注的17世纪奉教士人和皇亲内臣作为主轴,探索这一代天主教徒奉教的因缘、心态和历程,析究他们如何运用其人际网络传播西学、西教及其在面对天、儒矛盾时如何自处<sup>[98]</sup>。该著虽然并非专于江南地区,但其中所讨论的奉教士人不少是江南人士,如成启元、瞿汝夔、许乐善、孙元化、魏学濂等,无论在史料的运用,还是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上均有创见。

学界对西学东渐的研究被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传教学(以欧洲为中心)的范式转向汉学(以中国为中心或以中国为本体)的范式,即从侧重研究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如何传教、做了些什么、有何成效和挫折,转向注重研究中国人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中国如何对待西教西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反应。所以自20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注重讨论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的探究多聚焦于儒耶之争、天文、历法、医药、教育等专题内容,通常以整个明清社会作为空间范围,关注地方区域社会较少。王毅探讨了《上海历代竹枝词》和《上海洋场竹枝词》的内容、风格、写作旨趣,从中揭示近代西方文化进入后上海文化风气的变迁;徐宁以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后江南女校的诞生和发展为线索,分析其如何通过各类手段来规范和引导以女学生为主的相关人群的思想行为,从而对江南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经济生产、政治活动等带来深远影响,颇为难得;另外,许亦峤讨论天主教与明末清初江南遗民的关系,以吴历、瞿式耜为例探讨天主教以“外化”与“内化”两种模式对江南遗民诗歌的影响<sup>①</sup>。

### 三、若干思考

以上从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两方面对历史时期江南对外关系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回顾,并不很全面。不过可以看到,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十分丰富,但直接针对江南地区的研究较为有限。若从江南区域史研究的角度看,大体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对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以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研究为例,如果说对宋代市舶制度的讨论因为史料的局限而较难深入到区域性的特点,那么前述有关对外贸易港口、贸易地区和货物的研究直接关照的就是江南地区。陈国灿等讨论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即指出其涉及区域社会发展道路的相应调整,即由封闭性的农耕社会转向开放性的商品社会<sup>[15]129</sup>。然而,贸易港口以及贸易地区和货物方面的具体研究除了邹逸麟、黄纯艳通过个案研究关注到海外贸易对市镇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外,大多数主要还是在港口本身的发展以及贸易的具体内容。再如有关西学东渐的研究,明清以来江南作为最早接触和接受西学的地区之一,社会文化生活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涉及该地区的人物研究以及讨论这个地区教会发展的成果有不少,但有关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分析通常是以整个明清社会作为空间范围,较少讨论到江南的区域性特点。

① 参见王毅的《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竹枝词看近代上海文化风气的变迁》,载《史林》2008年第6期,第150-156页;徐宁《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1850—1931)》,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论文;许亦峤《明末清初天主教与江南遗民诗歌之关系》,苏州大学2013年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学者对有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似乎关注有限。本文一开始已提及,陈忠平和唐力行主编的《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中少有收录有关对外关系史的论著。2009年开始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唐力行主编的《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创刊,每年1期,至今已出刊6期,每期后都附上上个年度有关江南区域研究的目录<sup>①</sup>。从目录上看,虽然已经注意收录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著,如周萍萍的《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刘耘华的《清初宁波文人的西学观:以黄宗羲为中心来考察》<sup>[99]</sup>、龚缨晏的《浙江早期基督教史》、王慕民的《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等,但总体关注度还是有限。当然这与上述所论及的对外关系史研究较少讨论区域性特点有关。相比而言,近代江南对外关系史得到区域史研究者的关注度较高,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焦点话题。

应该说,近年来,上述状况有所改观。2008年,复旦大学召开以“江南与中外交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的学者既有江南史研究的专门学者(王家范、李伯重、刘石吉、樊树志等),也有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学者(周振鹤、邹振环、龚缨晏等),其中的议题就包括“江南城市与外来文化”、“江南人物与中外交流”、“江南文献与中外交流”,可以看到主办者考虑结合两个研究领域的意图。从会议论文看,有相当一部分将两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如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与海外贸易》指出,江南市镇在前近代的经济发展中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16世纪以后全球化贸易对中国的影响较为明显,作为经济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江南市镇,其实早已迈入了外向型经济时代,这是过去讨论江南市镇缺乏关注的<sup>[96]231-238</sup>;徐茂明的《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以苏州大族潘氏为个案,分析西学东渐对近代苏州文化世族教育转向的影响<sup>[96]83-100</sup>。这之后,前述王万盈、范金民、王日根、陈国灿、王慕民等的相关研究都关照到两者之间的结合,但总体来看依旧较为有限。

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笔者以为,江南区域史的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

首先,应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明清的海外贸易从制度的层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朝贡贸易时期、从朝贡贸易到海关贸易的转型期以及海关贸易时期,不过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明清海上贸易的变化。实际上,虽然明清长时期实行海禁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海上贸易仅限于市舶贸易。民间的私人贸易自明嘉靖以后便发展迅速,延续至清代。所以研究明清海外贸易,尤其是清开埠之前海外贸易的情况,民间的私人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关乎港口及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

对清开埠之前的海上贸易,学界比较关注广东和福建,尤其是广东,这自然是因为广东在当时海外贸易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明代规定三个市舶司港口(宁波、泉州和广州,曾经一度还有太仓港)接待固定的朝贡贸易的国家,“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sup>[100]卷八一</sup>。隆庆、万历之后,浙江和福建市舶司被裁革,广东市舶司对来华贸易可谓一统天下。到了清代,更有粤海关一口通商的时期。然而尽管如此,江南的海外贸易并没有衰落。朝鲜崔溥于弘治元年(1488)漂至浙江,其《漂海录》记载了他在杭州府时驿吏顾壁的一番话:“我国苏杭及福建、广东等地泛海私船至占城国、回回国地,收买红木、胡椒、番香,船不绝……琉球、日本、暹罗、满勒加等国进贡,俱从福建布政司泊船到此府,过嘉兴至苏州。”<sup>[101]95-96</sup>由此可见,这一地区贡船、私商贸易相当活跃。而前述林仁川、王慕民等人的论著也能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地区私人贸易港口的发展及其对所在区域的影响,如对一度成为中国沿海最大贸易港双屿港的研究。另外,这个地区进出口的商品情况也有不少研究,如小叶田淳的《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的研究》、郑樑生的《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及范金民的《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

① 2009年第1期所附目录为2007年下半年的研究成果。

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等都有非常细致深入的讨论。万明的《明初“贡市”新证》更是提供了宁波市舶司外国物品的详细清单<sup>[102]</sup>。张海英在《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中考察明清江南商品市场流通领域,特别列“世界市场与江南经济的发展”一章,说明江南地区与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指出“就江南地区而言,海外市场的直接影响则是江南市镇的大量涌现及该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兴起”<sup>[103]</sup><sup>322</sup>。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出江南地区的商品并不完全是直接与海外进行贸易,还有不少属于国内贸易。一些进口商品从海南、闽广沿海等地输入,与此同时,苏浙的丝绸、棉纺织等商品经由闽广出口南海国家。刘永连曾考述从丝绸产地江浙一带主要经由内河水运通向外贸港口广州的运输和贸易通道,以及由它与诸多支线所共同构成的丝绸外销网络,指出这条通道在对外贸易中有重要作用<sup>[104]</sup>。其实明代以及清前期禁海时期出口商品的主要供应地是江南地区,前述范金民的《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对此已有展现,所以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广州和泉州这两个港口海外贸易的海向腹地。广东和福建两地的海外贸易与江南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大量商品经由这两个港口进出江南,影响到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吴松弟的《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sup>[105]</sup>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分析,早期李伯重的《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sup>[106]</sup>对此也有所涉及。然而总体而言,相关的研究似乎还比较缺乏。

目前运用港口-腹地理论探讨海外贸易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比较深入的是对清开埠以后的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主旨。近年来涉及江南地区的论著以前述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的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王列辉的《内向化与外向化——开埠前后上海、宁波两港不同的发展态势》和《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等为代表,另外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sup>[107]</sup>也有内容涉及于此。它们都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其次,以全球史的视野,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历史上江南是中国对外关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大航海之前,江南地区就是亚洲贸易圈十分重要的区域,大航海之后,这里更是成为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将该区域孤立,也不能将之仅局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应注重在东亚及全球背景下考察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区域性特点。之前学者强调以“整体史视野”讨论江南区域,大多是指要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的视野中进行讨论。而受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的影响,强调江南研究的所谓“全球化”或“全球视野”,则更多是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探索江南社会经济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而非将之放在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关联的范畴中去分析。

早在1990年,唐力行在其《论明代徽州海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将徽州海商放在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纵向时间以及与世界市场、海外贸易相联系的横向空间坐标上加以考察。他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包含有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飞”于海上的徽商,外围层次是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海外贸易的整体<sup>[108]</sup>。他肯定江南市镇的勃兴与走私贸易的盛行几乎同步,指出“正是徽州海商和其他海商的走私贸易冲破了明王朝的海禁,把江南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从而造成了江南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sup>[109]</sup><sup>48-49</sup>。不过一直以来,他将这一思路主要引入在对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上。

大体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国学界对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有明显的推进,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整个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学术视野的扩大。与此同时,受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社会史研究在学界受到追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研究实现了“区域转向”,江南区域史的研究由此进一步深入。之后,



杨念群等人又提出“整体史视野”下的“区域性比较视角”,而受加州学派相关研究的影响,国际比较研究的学术探讨也受到诸多关注。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历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然而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基本还局限在过去对清开埠以后的分析上。

全球史视野强调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研究,但并非只是单纯地比较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异同,而是讨论相互之间的渗透、互动和交流。作为历史上中国对外交往十分密切的地区,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应该超越国家的空间,不仅要分析江南在传统中国范围内的地方性、区域性特点,而且还要跨文化、跨地区,考察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世界性特征,探寻历史上江南在东亚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如何通过朝贡、通商口岸、移民等与东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有机地联系起来,融入东亚及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在东亚以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忠平、唐力行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Chen Zhongping & Tang Lixing(eds.), *Catalog of Books on Regional History of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1900-2000)*,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7.]
- [2] [日]桑原鹭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Kuwahara Jitsuzo, *A Study of Pu Shougeng*, trans. by Chen Yuj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4.]
- [3] [日]桑原鹭藏:《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Kuwahara Jitsuzo, *A Study of Trade Port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rans. by Yang L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 [4] [日]藤田丰八:《宋代的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Toyohati Fujita, *Maritime Trade Department and Regulations in Song Dynasty*, trans. by Wei Chongq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6.]
- [5] 徐规、周梦江:《宋代两浙的海外贸易》,《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2期,第137-146页。[Xu Gui & Zhou Mengjiang, "The Overseas Trade of Zhejiang i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2(1979), pp. 137-146.]
- [6] 倪士毅、方如金:《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81-91页。[Ni Shiyi & Fang Rujin, "The Trade Relations and Friendly Contact between Mingzhou and Koryo i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1982), pp. 81-91.]
- [7]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Gao Rongsheng, *A Study of Overseas Trade in Yuan Dynasty*,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8] 廖大珂:《试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8-49页。[Liao Dake, "The Evolu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Maritime Trade Department in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Research*, No. 2(1998), pp. 38-49.]
- [9]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Huang Chunyan, *Overseas Trade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3.]
- [10] 石橋五郎:「唐宋時代の支那沿海貿易並貿易港に就て」,『史学雑誌』1901年第12编第8号,952-975页;第12编第9号,1051-1077页;第12编第11号,1298-1314页。[Ishihashi Goro, "Chinese Coastal Trade and Trade Port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Vol. 12(1901), No. 8, pp. 952-975; No. 9, pp. 1051-1077; No. 11, pp. 1298-1314.]
- [11] [日]藤田丰八:《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见《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80-215页。[Toyohati Fujita, "Hangzhou, A Harbor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A Study on Ancient Transport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trans. by He Jianm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pp. 180-215.]



- [12] 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62 - 66 页。[Zhu Aiwu,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Mingzhou Overseas Trade on Politics and Social Life i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Edition)*, No. 1(2009), pp. 62 - 66.]
- [13] 邹逸麟：《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1 辑，第 119 - 128 页。[Zou Yilin, "The Earliest Foreign Trade Port in Shanghai: Qinglong Tow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1(1980), pp. 119 - 128.]
- [14] 邹逸麟：《青龙镇兴衰考辨》，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 22 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31 - 342 页。[Zou Yilin, "A Textual Research on Vicissitudes of Qinglong Town," in History Geography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ed.),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22,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pp. 331 - 342.]
- [15] 陈国灿、吴锡标：《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学术月刊》2011 年第 12 期，第 122 - 129 页。[Chen Guochan & Wu Xibiao, "Towards the Ocean: The Opening Up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Song Dynasty," *Academic Monthly*, No. 12(2011), pp. 122 - 129.]
- [16] 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见《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31 - 45 页。[Wang Wenchu,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ea Road between Song and Koryo," in *Studies on Ancient Transport Geograph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pp. 31 - 45.]
- [17] 张政娘：《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上海：开明书店，1951 年。[Zhang Zhenglang, *Sino-Korean Friendly Relations during Five Thousand Years*,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51.]
- [18] 赵丰：《古代中朝丝绸文化的交流》，《海交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55 - 65 页。[Zhao Feng, "The Exchanges of Sino-Korean Silk Culture in Ancient Times,"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No. 2 (1987), pp. 55 - 65.]
- [19] 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 45 - 61 页。[Chen Gaohua,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Yuan and Koryo from *Lao Qida* and *Piao Tongshi*," *Historical Research*, No. 3(1995), pp. 45 - 61.]
- [20] 刘强：《宋时高丽物品输入中国杂考》，《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第 92 - 97 页。[Liu Qiang, "A Study on Koryo Goods Imported to China i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3(2000), pp. 92 - 97.]
- [21] 张雪慧：《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63 - 71 页。[Zhang Xuehui, "A Study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yo in Yuan Dynast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o. 3(2003), pp. 63 - 71.]
- [22] 余又荪：《宋元中日关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Yu Yousun, *A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23] 李培浩、夏应元：《宋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5 期，第 3 - 9 页。[Li Peihao & Xia Yingyuan, "Sino-Japanes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5(1983), pp. 3 - 9.]
- [24] 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漢城：同和出版公社，1988。[The Office of Cultural Properties of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Public Information (ed.), *Submarine Relics in Sinan: Comprehensive Part*, Seoul: Tonghe Publishing House, 1988.]
- [25] [韩]金炳董：《新安船装载的紫檀木和国际贸易》，《海交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68 - 74 页。[Kim Byeongdong, "Rosewoods in Sinan Ship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No. 2(2009), pp. 68 - 74.]
- [26] 姜旭朝、张继华：《20 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 年第 4 期，第 52 - 61 页。[Jiang Xuchao & Zhang Jihua, "A Review of Studies on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Maritime Trad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rends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No. 4(2012), pp. 52 - 61.]

- [27] 傅衣凌:《明代福建海商》,见《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03 - 153 页。[Fu Yilin, "Fujian Marine Merchants in Ming Dynasty," in *Merchants and Commercial Capital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pp. 103 - 153.]
- [28] 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 年第 1 期,第 73 - 105 页。[Hang Zhenhua,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Traders during Zheng Chenggong Period,"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No. 1(1962), pp. 73 - 105.]
- [29] 李龙潜:《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文史哲》1982 年第 2 期,第 58 - 67 页。[Li Longqian, "Guangdong Foreign Trade in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No. 2(1982), pp. 58 - 67.]
- [30]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Li Qingxin, *The Overseas Trade System of Ming Dynas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 [31] 陈希育:《清朝海关对于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海交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31 - 141 页。[Chen Xiyu, "The Customs Management of Folk Overseas Trade in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No. 1(1988), pp. 131 - 141.]
- [32] 邱旺土:《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的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25 - 34 页。[Qiu Wangtu, "The Composition of Overseas Traders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o. 4(2007), pp. 25 - 34.]
- [33] 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年。[Wang Wanyin, *Southeast Channel: A Study on Overseas Trad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Zhejiang*,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2009.]
- [34] 姚文仪:《古代浙江地区对外贸易述略》,《史林》1997 年第 2 期,第 40 - 43 页。[Yang Wenyi, "An Introduction of Zhejiang Foreign Trade in Ancient Times," *Historical Review*, No. 2(1997), pp. 40 - 43.]
- [35] 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江汉论坛》1980 年第 3 期,第 51 - 56 页。[Chen Kangshe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Jiajing Period," *Jiangnan Tribune*, No. 3(1980), pp. 51 - 56.]
- [36]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第 94 - 109 页。[Lin Renchuan, "The Private Overseas Traders and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No. 4(1980), pp. 94 - 109.]
- [37] 戴逸轩:《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Dai Yixuan, *The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Ming Jiajing-Longqing Period and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2.]
- [38] 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第 37 - 46 页。[Fang Shuzhi, "A Review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With Focus on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Jiajing Period',"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1(2000), pp. 37 - 46.]
- [39] 田培栋:《明代后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倭寇的性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3 期,第 49 - 57 页。[Tian Peidong, "A Study of Overseas Trade in Late Ming Dynasty: Togeth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3(1985), pp. 49 - 57.]
- [40] 张显清:《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见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 2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第 60 - 72 页。[Zhang Xianqing,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Ming Dynasty," in Zhu Chengru & Wang Tianyou(eds.), *Studies 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ol. 2*,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2001, pp. 60 - 72.]
- [41] 范中义、全晰纲:《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Fan Zhongyi & Tong Xiga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42] 王守稼:《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1 期,第 89 - 98 页。[Wang Shoujia,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Ming Jiajing Period,"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1(1981), pp. 89 - 98.]

- [43] 王慕民：《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年。[Wang Mumin, *Maritime Embargo, Restraining Commerc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vasion" in the Jiajing Period: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vate Overseas Trade of Ming Dynasty in Zhejiang*,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2011.]
- [44] 李金明：《17 世纪初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史学集刊》2007 年第 6 期，第 35 - 42 页。[Li Jinm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 in the East Asian Seas in the 17th Century,"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No. 6(2007), pp. 35 - 42.]
- [45] 范金民：《16 至 19 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安徽史学》2012 年第 1 期，第 5 - 14 页。[Fan Jinmin, "Changes of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ies: A Study Based on the Trade of Raw Silk and Silk,"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in Anhui*, No. 1(2012), pp. 5 - 14.]
- [46] 朱德兰：《清开海令后的中日长崎贸易商与国内沿岸贸易》，见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3 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 年，第 369 - 416 页。[Zhu Delan, "The Sino-Japanese Traders in Nagasaki after Qing Opening the Sea and Chinese Domestic Coast Trade," in Zhang Yanxian(ed.), *The Papers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cean: Vol. 3*, Taipei: Sun Yat-se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Academia Sinica, 1991, pp. 369 - 416.]
- [47] 刘序枫：《清代的乍浦港与中日贸易》，见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5 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 年，第 187 - 244 页。[Liu Xufeng, "Zhapu Harbor in Qing Dynasty and Sino-Japanese Trade," in Zhang Bincun & Liu Shiji (eds.), *The Papers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cean: Vol. 5*, Taipei: Sun Yat-se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Academia Sinica, 1993, pp. 369 - 416.]
- [48] 徐明德：《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见《清史论丛》，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00 - 217 页。[Xu Mingd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Zhapu International Trade Port in Qing Dynasty," in *Studies on Qing History*, Shenyang: Liaoni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6, pp. 200 - 217.]
- [49] 冯佐哲：《乍浦港与清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见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 2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第 245 - 263 页。[Feng Zuozhe, "Zhapu Harbor and Sino-Japanese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Qing Dynasty," in Zhu Chengru & Wang Tianyou (eds.), *Studies 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ol. 2*,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2001, pp. 245 - 263.]
- [50] 华立：《日本漂流民眼中的清代乍浦港》，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39 - 255 页。[Hua Li, "Zhapu Harbor in the Eyes of Japanese Drifting Peoples in Qing Dynasty," in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ed.), *Jiangnan and Sino-foreign Exchang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39 - 255.]
- [51] 范金民：《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第 12 - 21 页。[Fan Jinmin, "On the Economic Contact between the South of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Two Province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2004), pp. 12 - 21.]
- [52] 王日根：《清前期海洋政策调整与江南市镇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2 期，第 5 - 11 页。[Wang Rigen, "The Adjustment of Ocean Policy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Town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12(2011), pp. 5 - 11.]
- [53] 林满红：《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台湾最近有关研究之回顾》，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中国近代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商务印馆，1986 年，第 869 - 915 页。[Lin Manhong, "Ports Trade and Modern China: A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es in Taiwan," 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ed.), *Proceeding of Symposium on the Reg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pp. 869 - 915.]

- [54] 王庆成:《开埠初期上海外贸业的制度和概数:英国收藏的敦利商栈等簿册文书并考释》,《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32-80 页;第 2 期,第 163-216 页。[Wang Qingcheng, "The System and Quantities of Shanghai Foreign Trade at the Beginning of Open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1(1997), pp. 32-80; No. 2(1997), pp. 163-216.]
- [55] 竺菊英:《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原因探析》,《浙江学刊》1996 年第 2 期,第 68-74 页。[Zhu Juying, "A Study of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Foreign Trade in Modern Ningbo,"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2 (1996), pp. 68-74.]
- [56]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2005 年。[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ed.), *Ports-Hinterland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Jinan: Qilu Press, 2005.]
- [57]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的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Dai Angang, *Ports, Cities, Hinterlands: Overview on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Shanghai and Yangtze River Valley(1843-1913)*,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8] 王列辉:《内向化与外向化——开埠前后上海、宁波两港不同的发展态势》,《史林》2009 年第 3 期,第 111-121 页。[Wang Liehui,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Two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s of Shanghai Harbor and Ningbo Harbor before and after They Were Opened as Commercial Ports," *Historical Review*, No. 3 (2009), pp. 111-121.]
- [59] 王列辉:《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Wang Liehui, *Towards Hub Harbors: The Port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Ningbo*,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60] 苑利:《韩民族文化源流》,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年。[Yuan Li, *The Origin of Korean National Culture*, Beijing: Academic Press, 1999.]
- [61]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 年第 2 期,第 72-83 页。[Yan Wenming, "Rethinking of 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in China,"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No. 2(1989), pp. 72-83.]
- [62] 毛昭晰:《浙江支石墓的形制与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见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杭州出版社,1997 年,第 6-16 页。[Mao Zhaoxi, "A Study of the Types of Dolmens Found in Zhejiang Province Compared with the Same Sample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of Hangzhou University(ed.), *Southeast China and Sino-Korean Cultural Exchanges*, Hangzhou: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 6-16.]
- [63] 毛昭晰:《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初探》,《东方博物》2003 年第 10 期,第 8-17 页。[Mao Zhaoxi,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aritime Traffic betwee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of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Cultural Relics of the Orient*, No. 10(2003), pp. 8-17.]
- [64] 金健人编:《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杭州:学苑出版社,2001 年。[Jin Jianren(ed.), *Tracing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Maritime Intercourse*, Hangzhou: Academic Press, 2001.]
- [65] 樋口隆康:『日本人はどこから来たか』,東京:講談社,1971。[Higuchi Takayasu, *Where Did the Japanese Come from*, Tokyo: Kodansha, 1971.]
- [66] 严文明:《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的东传对日本早期社会发展的影响》,见《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4-46 页。[Yan Wenm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al Culture Spreading Ea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Beijing: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0, pp. 44-46.]
- [67] 张居中、王象坤、崔宗钧等:《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农业考古》1996 年第 1 期,第 85-93 页。[Zhang Juzhong, Wang Xiangkun & Cui Zongjun et al.,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and Its Spreading East,"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No. 1(1996), pp. 85-93.]
- [68] 安文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 年第 5 期,第 439-449 页。[An Wenmin, "The Impact of Prehistory Culture of Yangtze River Downstream to Korea," *Archaeology*, No. 5 (1984), pp. 439-449.]



- [69] 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Huang Youfu & Chen Jingfu,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3.]
- [70] 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见《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 年，第 425 - 482 页。[Yan Gengwang, "Silla Dispatched Students and Buddhist Monks to Tang Dynasty," in *Studies on Tang History*, Hongkong: The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1969, pp. 425 - 482.]
- [71] 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见《东方佛教论：黄心川佛教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60 - 202 页。[Huang Xinchuan, "Sino-Korean Buddhist Exchanges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 Study on Silla Buddhist Monks to China," in *Studies of Oriental Buddhism: A Collections of Huang Xinchuan's Buddhist Work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2, pp. 160 - 202.]
- [72] 王守华、卞崇道：《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文史哲》1988 年第 2 期，第 50 - 56 页。[Wang Shouhua & Bian Chongdao,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Japan,"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No. 2(1988), pp. 50 - 56.]
- [73] 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编：《中日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63 - 79 页。[Yang Zengwen, "Sino-Japanese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Buddhist Research Office of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u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ed.), *Studies on Buddhism in China and Jap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9, pp. 63 - 79.]
- [74] 韩昇：《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历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第 177 - 186 页。[Han Sheng, "Sima Family and Chinese Buddhism Spreading in Japan," *Historical Research*, No. 6(1990), pp. 177 - 186.]
- [75] 韩昇：《佛教传播日本源流考》，见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论考》，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06 - 134 页。[Han Sheng,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Buddhism Spreading to Japan," in Institute of Japanese Cultural Studi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ed.), *Studies on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pp. 106 - 134.]
- [76] 韩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初探》，<http://hk.plm.org.cn/amfj.asp?classid=9&nclassid=24>, <http://hk.plm.org.cn/amfj.asp?classid=10>, 2015 年 8 月 20 日。[Han She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ast Asian Buddhism Diplomacy during Southern and Northern, Shui and Tang Dynasties," <http://hk.plm.org.cn/amfj.asp?classid=9&nclassid=24>, <http://hk.plm.org.cn/amfj.asp?classid=10>, 2015 - 08 - 20.]
- [77] 江静：《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Jiang Jing, *A Study of Mugaku Sogen, a Song Monk Going to Jap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78]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Kimiya Yasuhiko,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 by Hu Xin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79] 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第 5 - 12 页。[Wang Yong, "'The Silk Road' and 'the Book Road': An Unique Mode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Exchange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o. 5 (2003), pp. 5 - 12.]
- [80] 张伯伟：《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 年。[Zhang Bowei, *Studi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Center, 2007.]
- [81] [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Osamu Ooba, *Studies on Chinese Classics Spread to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trans. by Qi Yinping, Wang Yong & Wang Baoping,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1998.]
- [82] 王勇：《唐宋时代日本向江南灵山名寺舍经考》，见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 - 16 页。[Wang Yong, "A Study on Japan Offering Buddhist Scriptures to Jiangnan Famous Temple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Institute of Japanese Cultural Studies of Hangzhou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of Kanagawa University(eds.), *Studie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 - 16.]

- [83] 王勇:《天台入唐僧与书籍之路——以国清寺为舞台的书籍交流》,见王勇主编:《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3-28页。[Wang Yong, "Japanese Tiantai Monks to Tang and the Book Road: Books Communications Centered on Guoqing Temple," in Wang Yong(ed.),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11, pp. 3-28.]
- [84] 杨雨蕾:《燕行使臣与汉籍东传朝鲜》,见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6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5-49页。[Yang Yulei, "Korean Envoys to Beijing and Chinese Books Passed East to Ko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Shen Shanhong(ed.), *Korea Studies: Vol. 6*, Beijing: Academic Press, 2002, pp. 25-49.]
- [85] 杨雨蕾:《缟纻之情——黄丕烈和朴齐家、柳得恭交游小考》,见罗卫东主编:《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0-396页。[Yang Yulei, "A Study on Friendship between Huang Pilie and Korean Scholar Pak Jega, Yu Deokgong," in Luo Weidong(ed.),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llected Works in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rofessor Shen Shanho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80-396.]
- [86] 陈益源:《清代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购书经验》,见《越南汉籍文献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8页。[Chen Yiyuan, "Vietnam Diplomatic Envoys' Book Purchasing Experience in Qing China," in *A Commentary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Vietna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pp. 1-48.]
- [87] 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见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Zhang Bowei, *A Brief Manuscript on Poetry Passed Eastward in Qing Dynasty*, in Zhang Bowei(e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 [88] 杨雨蕾:《〈资治通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期,第269-308页。[Yang Yulei,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in Li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4(2001), pp. 269-308.]
- [89] 孙卫国:《〈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第237-248页。[Sun Weiguo,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Ming Shilu* to Korea," *The Documentat*, No. 1(2002), pp. 237-248.]
- [90] [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J.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 by He Zhao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91]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Oki Yasushi, *Publishing Culture of Jiangnan in Late Ming Dynasty*, trans. by Zhou Baoxiong,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92] 熊月之:《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Xiong Yuezhi, *Western Learning Flowing toward the East and the Society in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93] 夏瑰琦:《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与活动考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第20-32页。[Xia Guiqi,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Hangzhou in Late Ming Dynasty,"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us*, No. 3(1994), pp. 20-32.]
- [94] 林金水、邹萍:《泰西儒士利玛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Lin Jinshui & Zou Ping, *The Western Confucian Scholar Matteo Ricci*,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95] [比利时]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N. Golvers, *Franc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ang-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um*, trans. by Zhao Dianhong, Zhengzhou: Daxiang Press, 2007.]
- [96]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ed.), *Jiangnan and Sino-foreign Exchang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97]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Xu Haisong, *The Scholars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00.]
- [98]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Huang Yinong, *Amphisbae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atholics at the Turning Point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99] 刘耘华:《清初宁波文人的西学观:以黄宗羲为中心来考察》,《史林》2009 年第 3 期,第 54-61,189 页。[Liu Yunhua, "Ningbo Literati's Views on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ocus on Huang Zhongxi," *Historical Review*, No. 3(2009), pp. 54-61, 189.]
- [100]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Zhang Tingyu et al., *A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101] [朝鲜]崔溥:《漂海录》,葛振家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Choi Pu,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roofread by Ge Zhenji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2.]
- [102] 万明:《明初“贡市”新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7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第 91-109 页。[Wan Ming, "The New Evidence of 'Tributary Marke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Ming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ed.), *Ming History Studies: Vol. 7*,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2007, pp. 91-109.]
- [103] 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Zhang Haiying, *Jiangnan Merchandise Circulation and Market Syste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04] 刘永连:《“东南丝绸之路”刍议——谈从江浙至广州的丝绸外销干线及其网络》,《海交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79-91 页。[Liu Yonglian, "A Discussion of Southeast Silk Road: The Main Road and Net of Silk Foreign Trade from Jiangsu, Zhejiang to Guangzhou,"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No. 1(2013), pp. 79-91.]
- [105] 吴松弟:《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第 27-34、84 页。[Wu Songdi, "The Shift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Trade Seaport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the Rise of Shanghai Por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6(2001), pp. 27-34, 84.]
- [106]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117-135 页。[Li Bozhong, "The Strengthening of Jiangna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Regions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Economy,"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o. 2 (1986), pp. 117-135.]
- [107] [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Takeshi Hamashita, *A Study on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Customs Finance and Market Circle of Trade Por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 by Gao Shujuan & Sun Bi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08] 唐力行:《论明代徽州海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90-102 页。[Tang Lixing, "Huizhou Marine Merchants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Research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o. 3(1990), pp. 90-102.]
- [109]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见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6-60 页。[Tang Lixing, "Becoming Attached to Jiangnan: My Academic Life," in Wang Jiafan(ed.), *Studies on Jiangnan Area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panning Thirty Years: 1978 - 2008*,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 pp. 26-60.]

